

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旅游者细分研究

——基于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视角

罗芬^{1, 2} 钟永德¹

(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 中国 湖南 长沙 410004;

2. 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 中国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以国内外知名生态旅游地之一的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旅游者为研究对象, 通过抽样调查, 应用描述性统计、信度分析、因素分析、集群分析等方式, 以生态旅游者的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视角来分析生态旅游者类群特征。研究表明, 在以旅游者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构建的两维坐标系中, 可以将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旅游者分为友好型、破坏型、真正型、伪生态、可持续和偶尔型等6类; 生态旅游者在环境意识、环境责任、参与状态、参与程度、环境解说、居民利益和行为表现上均有差异; 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旅游市场仍然是一般生态观光为主, 生态旅游为辅的格局。

【关键词】生态旅游者; 市场细分; 环境态度; 环境行为; 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与现状

随着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在我国的迅速发展, 旅游需求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目前, 我国生态旅游景区的旅游者组成多样, 不仅包括了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旅游者, 也包括一般的生态观光旅游者, 甚至还有其它类型的旅游者。而国外研究表明, 生态旅游者和一般旅游者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 了解两者的不同之处, 有利于景区根据不同的旅游者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营销和管理^[1]。

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个为各界所普遍接受的生态旅游定义, 而作为其活动主体的生态旅游者, 由于学术界一直对生态旅游和旅游者两个概念存在争议, 因此对“生态旅游者”的概念界定更是模糊。在生态旅游者的概念上, 目前国内外学者有着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广义的生态旅游者指的是到生态旅游区的所有旅游者; 狭义的生态旅游者指的是对生态旅游区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负有责任的那一部分旅游者^[2]。由于狭义的生态旅游者统计需要考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旅游目的、旅游者意识和旅游者行为等诸多内容, 可操作性难度较大^[3], 因此本文对生态旅游者的界定趋向于广义的概念。

收稿时间: 2010 - 08 - 30; **修回时间:** 2011 - 01 - 12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编号: 09C1036)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预研项目(编号: 2010YY006)联合资助。

作者简介: 罗芬(1979—), 男, 湖南湘乡人, 博士研究生, 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目的地管理与可持续旅游。E-mail: luofenxx@yahoo.com.cn。

国外生态旅游者的细分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主要是从价值、行为与利益等角度来细分生态旅游市场。从行为学的观点看，生态旅游者常认为可细分为“硬性”生态旅游者（hard ecotourist）与“软性”生态旅游者（soft ecotourist）^[4]。林德博格（Lindberg）提出了坚定生态旅游者（hard core ecotourists）、专一生态旅游者（dedicated ecotourists）、主流生态旅游者（mainstream ecotourists）和偶尔生态旅游者（casualecotourists）的概念^[5]。凯斯勒（Kusler）将生态旅游者划分为自助型生态旅游者（do-it-yourself ecotourists）、旅游型生态旅游者（ecotourists on tours）和修学型生态旅游者（school group or scientific groups）^[6]。皮尔斯（Pearce）和莫斯卡多（Moscardo）则将生态旅游者划分为体验与欣赏自然型（nature experience & appreciation）、逃离现实与在自然中放松型（get-away, relax with nature）和新鲜阳光的追随者型（novelty sun seekers）三类^[7]。查普曼（Chapman）认为生态旅游者可细分为自然参与者（nature involvement）、个人发展者（personal development）、放松自己者（laid back）和社会交往者（social activity）四类^[8]。帕拉西亚（Palacio）和麦克库尔（McCool）认为，生态旅游者包括生态旅游者（ecotourists）、逃离现实者（nature escapists）、舒适的自然主义者（comfortable naturalists）和被动的参与者（passive players）四类^[9]。戴尔曼蒂斯（Diamantics）提出生态旅游者可分为经常性（frequent ecotourists）和偶尔型（casual ecotourists）参与者两类^[10]。韦佛（Weaver）和劳顿（Lawton）则提出了将生态旅游者细分为比较严格的生态旅游者（harder ecotourists）、组织性生态旅游者（structured ecotourists）和比较不严格的生态旅游者（softer ecotourists）^[11]。另外，也可以从客源地地理位置和人口学特征等方面对生态旅游者进行细分。在地理位置看，科斯特铁（Kerstetter），陶（Tao）研究发现，台湾生态旅游者与欧洲或北美生态旅游者对生态旅游产品有显著差异，他们更关心植被与地质景观等自然类景观^[12-13]。从人口学特征看，研究发现女性生态旅游者与男性相比比重较大，但是在亚洲地区并没有发现两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14]。斯旺（Swain）提出了“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t）”方式来管理生态旅游^[15]。另外，埃乌邦克斯（Eubanks）以美国的观鸟生态旅游者为研究对象，从旅游者的人口学特征、旅行动机、行为模式、旅游花费和支付意愿等方面划分为8种不同的类型生态旅游者^[16]。目前国内学者对生态旅游者的研究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证方面都还很缺乏。钟林生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生态旅游者的保护性旅游行为^[17]。相继有学者从描述性统计角度调查了海滨、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景区生态旅游者的意识与行为特征^[18-22]。李燕琴以北京百花山自然保护区为例，采用K-最近邻（KNN）和反向传播前馈型多层神经网络（BP）法，较为详细地比较了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旅游者的行为差异及其内部差异^[1, 23-24]。

综上所述，国内原来对生态旅游者的研究多集中于生态旅游者的行为研究，但相关研究表明环境态度是预测环境行为的重要前因，与环境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联系，可两者之间并非总呈正相关^[25]。目前，我国研究者尚未出版有关针对生态旅游景区旅游者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来细分旅游市场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内外知名生态旅游景区之一的湖南武陵源风景名胜區为例，从生态旅游者态度与行为的两维尺度上探讨生态旅游者的细分市场及其类型特征。

2 研究方法与设计

2.1 问卷设计

本研究问卷主要有二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旅游者经济社会特征因素，包括旅游者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个人月收入、婚姻状况与居住地；第二部分为旅游者的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调查，在分析原有环境态度与行为研究成果并结合武陵源自然遗产地特性的基础上，分别将设计环境态度基本类型15个，环境行为基本类型16个^[19-20, 23]。本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5点尺度设计，环境态度认知与行为倾向的选项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分别赋值为5分、4分、3分、2分和1分。

2.2 问卷调查

本研究以游览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国内旅游者为研究对象，采取便利抽样的方式来进行，调查人员首先向被选到的旅游者说明自己的身份、目的与意图，对有能力且愿意进行问卷调查的旅游者立刻分发问卷，并现场填写回收。遇到团队旅游者时则以不超过团队人数的1/3为填写问卷的原则。调查时间为2007年7月19日至7月21日，每天上午9点至下午5点在大氧

吧广场、黄石寨山顶、金鞭溪沿线、水绕四门、天下第一桥停车场与贺龙公园等处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500 份，回收问卷482 份，有效问卷408 份，有效率为84.65%。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旅游者社会经济背景与旅游特性分析

调查可知，在性别上，男性占56.6%，女性占43.4%。在年龄上，以16—25 岁（33.6%）、26—35 岁（30.6%）和36—45 岁（18.6%）旅游者居多，而15 岁以下（7.4%）和46 岁以上（9.6%）相对较少。在受教育程度上，受大学教育者占67.6%，其次为高中（16.7%）、初中及以下（10.0%）与研究生（5.4%）受教育者。从职业上看，以学生（32.8%）、技术人员（24.0%）和公务员（20.3%）居多，而管理人员（10.8%）、工人（3.7%）、离退休人员（1.2%）及其他职业者（6.4%）比例较少。在个人月收入上，比例最高的集中在1 000 元以下与1 001—2 000 元，分别占35.0%与24.8%，其次为2 001—3 000 元（19.9%）和3 001—4 000 元（7.6%），而高收入的4 001—5 000元（5.6%）与5001 元以上（6.4%）较少。在婚姻状况上，未婚者为46.1%，已婚者为52.9%。在客源地上，以中部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居民为主，共占60%，其次为京津塘地区（11.7%）与长江三角洲地区（12.1%），西部地区（8.2%）与东北地区（7.8%）较少。

3.2 旅游者环境态度与行为因素分析

3.2.1 旅游者环境态度因素分析。分析可知，旅游者对生态旅游的环境态度认知程度最高的 5 项为污染环境不道德(4.66，平均值(下同))，污染仅减少享受自然的机会（4.66），保护野生动植物很重要(4.64)，生态旅游保护环境和居民福祉(4.38)，旅游前应了解当地风俗(4.34)。而环境态度认知最低的 3 项为旅游不需配合动植物习性（2.38），劝导他人别破坏自然环境（2.54），生态旅游目的是接触自然环境（2.91）。具体请见表 1。

表 1 旅游者对生态旅游的环境态度因素分析表
Tab.1 Factor analysis of tourists' environmental attitude for ecotourism

选 项		因素负载量				共通性	均值
因素 1: 环境责任	污染仅减少享受自然的机会	0.757	-0.058	-0.028	-0.014	0.579	4.66
	旅游时不需配合动植物习性	0.746	-0.114	-0.100	0.047	0.578	2.38
	生态旅游就是接触自然生态	0.724	0.003	0.198	0.091	0.596	2.91
	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不大	0.560	0.070	-0.019	0.070	0.336	3.13
	讲解感兴趣的是神话传说	0.559	-0.041	0.322	-0.263	0.441	3.29
因素 2: 生态关系	资源脆弱易受伤害	-0.076	0.737	0.070	-0.007	0.540	4.31
	资源与当地居民息息相关	-0.030	0.723	0.207	-0.019	0.572	4.33
	污染环境不道德	-0.009	0.625	-0.085	0.139	0.413	4.66
	保护野生动物很紧急	-0.102	0.593	0.210	-0.055	0.395	4.64
	生态旅游能促进可持续发展	0.177	0.548	-0.060	0.241	0.342	4.38
因素 3: 旅游者意愿	乐意参与解说	0.081	0.027	0.811	-0.057	0.669	3.96
	解说教育很重要	0.174	0.019	0.731	-0.012	0.567	4.14
	生态旅游应了解当地文化	-0.126	0.223	0.671	0.297	0.607	4.30
因素 4: 居民福祉	劝导他人别破坏环境	0.185	0.136	0.114	0.838	0.747	2.54
	旅游前应了解当地风俗文化	-0.175	0.243	0.374	0.593	0.581	4.34
	特征值	2.919	2.558	1.459	1.027		
	占总数变量%	19.456	17.055	9.730	6.849		

本研究采用因素分析进行环境态度分群，分析前的信度检验（ $\alpha=0.736$ ）^①达到标准，且抽样性检定（ $KMO=0.755$ ）适当，

^① 本研究信度检验以 Cuieford 提出 Cronbach α 值检验标准，认为 Cronbach α 值 <0.35 为低信度， $0.35 \leq Cronbach \alpha$ 值 <0.7 则尚可，Cronbach α 值 ≥ 0.7 属于高信度。

故本研究的环境态度变项适用于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进行因素抽取，并利用最大变异法（Varimax Rotation）进行因子轴旋转，因子负载量（Loading）不低于0.5，将原有的15 个环境态度选项简化为4 个因子，其解释总变量为53.04%，结果见表1。因素分析所获得的因子依次分别命名为环境责任、生态关系、旅游者意愿与居民福祉4 类。

3.2.2 旅游者环境行为因素分析。分析可知，旅游者环境行为最高的前5 项为不破坏不捕捉动植物（4.60），没在生态旅游区乱丢垃圾（4.50），游览后更关注环保内容（4.40），会阅读公园内解说告示牌（4.14），不再在树干牌匾上乱写（4.05）。而环境行为评价最低的3 项是旅游时想要捉猴子（2.05），旅游时曾想采摘植物（2.17），无法律规范会捕捉或采摘动植物（2.44）。具体请见表2。

表 2 旅游者对生态旅游的环境行为因素分析表
Tab.2 Factor analysis of tourist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for ecotourism

选 项	因素负载量						共通性	均值
因素 1: 参与互动行为	旅游后乐意参与解说	0.665	0.176	0.079	0.287	0.035	0.563	3.92
	旅游中会参与解说	0.656	0.326	0.005	-0.236	0.005	0.593	3.44
	详细阅读解说牌	0.623	0.281	-0.005	0.401	-0.044	0.631	4.14
	会捐款进行野外保护	0.589	0.423	0.157	-0.008	0.073	0.556	3.35
	人类受自然规律支配	0.587	-0.217	0.013	0.108	0.309	0.499	4.00
因素 2: 积极参与行为	游前已阅读注意事项	0.546	0.331	-0.002	0.426	-0.003	0.590	4.01
	劝导他人别乱丢垃圾	0.142	0.758	0.078	0.080	0.039	0.609	3.51
	劝导他人别破坏环境	0.284	0.714	-0.014	0.165	0.094	0.627	3.83
	检举破坏环境行为	0.105	0.708	0.186	0.133	0.106	0.577	3.34
	旅游时曾想采摘植物	0.086	0.131	0.841	-0.096	0.004	0.741	2.17
因素 3: 环境干扰行为	旅游时曾想捕捉猴子	0.083	0.031	0.832	-0.129	0.010	0.717	2.05
	无规范时会破坏动植物	-0.035	0.083	0.812	0.033	-0.035	0.670	2.44
因素 4: 环境维护行为	没在景区乱丢垃圾	0.048	0.113	-0.031	0.831	0.110	0.718	4.50
	旅游时配合注意事项	0.190	0.121	-0.176	0.805	0.068	0.735	4.60
因素 5: 后续保护行为	不再在树干牌匾上乱写	-0.032	0.115	0.051	-0.023	0.875	0.782	4.05
	旅游后会更关注环保	0.272	0.130	-0.110	0.278	0.576	0.513	4.40
	特征值	4.358	2.422	1.185	1.104	1.052		
	占总数变量%	27.24	15.135	7.405	6.899	6.576		

本研究采用因素分析进行环境行为分群，分析前的信度检验（ $\alpha=0.770$ ）达到标准，且抽样性检定（ $KMO=0.822$ ）适当，故本研究的环境行为变项适用于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素抽取，并利用最大变异法进行因子轴旋转，因子负载量不低于0.5，将原有的16 个环境行为选项旅游动机简化为5 个因子，其解释总变量为62.25%，结果如表2所示。因素分析所获得的因子依次分别命名为参与互动行为、积极参与行为、环境干扰行为、环境维护行为与后续保护行为5 类。

3.3 旅游者环境态度与行为集群分析

3.3.1 旅游者环境态度集群分析。为了分析不同旅游者旅游环境态度程度上的差异性，本研究对旅游者环境态度因子进行K-Means 集群分析，以区别不同的旅游者旅游环境态度集群。经分群结果对各旅游环境态度项目进行单因子方差分析，考虑每个因子皆须达到显著性水平（ $P<0.05$ ），同时考虑到每一集群的样本数是否有个位数，或未超过总样本数 10%^[26]。再检验各集群的命名的可行性等，作为决定集群数的分析标准，经分析认为以三集群数最为合适，见表 3。

表3 各类群旅游者环境态度集群分析
Tab.3 Cluster analysis of tourists' environmental attitude

集群类型	比例 /%	旅游者环境态度因子(平均值)			
		环境责任	生态关系	旅游者意愿	居民福祉
生态观光旅游型	27.9	- 1.268	- 0.157	- 0.163	- 0.351
严格生态旅游型	32.1	0.693	0.557	0.494	0.322
一般生态旅游型	40.0	0.330	- 0.436	0.511	0.131

从表3 可知, 经对4 项环境态度因子的各因子平均值比较分析, 严格生态旅游型旅游者群在环境责任、生态关系、旅游者意愿与居民福祉的平均值为正数, 满足生态旅游的基本特征, 占32.1%; 一般生态旅游型旅游者群在环境责任、旅游者意愿和居民福祉的平均值为正数, 但生态关系的平均值为负数, 占40.0%; 生态观光型旅游者群在环境责任、生态关系、旅游者意愿和居民福祉4 项的平均值均为负数, 且以环境责任环境态度因子最低, 因而属于一般观光旅游者群, 占27.9%。

3.3.2 旅游者环境行为集群分析。同上, 经分析认为旅游者环境行为以二集群数最为合适, 见表4。从表4 可知, 经对其5 项环境行为因子的平均值比较分析, 环境友好型旅游者群发现参与互动、积极参与、环境干扰、环境维护与后续保护等5 项行为因子的各因子平均值为正数, 且具有主动、积极的环境保护行为, 占47.1%。对环境友好型旅游者群而言, 环境破坏型旅游者群的5 项旅游环境行为因子的各因子平均值恰好与其旅游者群相反, 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环境保护积极性较低且具有一定的破坏性, 占52.9%。

表4 各类群旅游者环境行为集群分析
Tab.4 Cluster analysis of tourist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集群类型	比例 /%	旅游者环境行为因子(平均值)				
		参与互动	积极参与	环境干扰	环境维护	后续保护
环境友好型	47.1	0.593	0.450	0.207	0.172	0.285
环境破坏型	52.9	- 0.527	- 0.400	- 0.184	- 0.153	- 0.254

3.4 生态旅游者细分研究

3.4.1 生态旅游者细分方法及划定。本研究在对原有生态旅游者细分研究总结的基础上, 以旅游者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为研究对象, 交叉分析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集群, 构建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二维轴线的生态旅游者细分矩阵, 见表5。从表5 可知, 从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两维角度, 结合生态旅游、大众旅游、自然旅游与可持续旅游的定义与特征, 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旅游者细分为六类, 分别命名为友好型生态观光旅游者(18.9%)、破坏型生态观光旅游者(9.0%)、真实型生态旅游旅游者(16.9%)、偶尔型生态旅游旅游者(15.2%)、可持续旅游旅游者(11.3%)和伪生态旅游旅游者(28.7%)。从旅游者旅游动机来看, 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旅游者仅占28.2%, 一般生态观光旅游者高达56.6%, 中间型(偶尔型生态旅游者)

为15.2%。总之，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仍然是一般生态观光旅游为主，生态旅游为辅的格局。

表 5 基于环境态度与行为的生态旅游者细分矩阵
Tab.5 Ecotourist segmentation matrix a perspective from environmental attitude and behavior

环境 态 度	环 境 行 为		
	类 群	环境友好型	环境破坏型
	生态观光旅游型	I (友好型生态观光群,18.9%)	II (破坏型生态观光群,9.0%)
	严格生态旅游型	III (真实型生态旅游群,16.9%)	IV (偶尔型生态旅游群,15.2%)
	一般生态旅游型	V (可持续旅游旅游者群,11.3%)	VI (伪生态旅游旅游者群,28.7%)

3.4.2 生态旅游者细分类型特征分析。目前，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生态旅游如下四个方面的内涵得到了认同，①生态旅游的基本对象是相对未受到干扰的自然区域；②生态旅游的过程应始终以保护为既定原则；③生态旅游应满足旅游者享受自然的精神需求，发挥环境教育的功能；④生态旅游应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有所改善，促进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27]。针对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景观特征，在考虑生态旅游四个基本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旅游者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因素分析，本文认为可以从生态旅游者环境意识类型，环境责任感的强烈，旅游过程中参与状态，与自然环境交流的参与程度，环境解说需求程度，关注当地社区居民利益状况以及在旅游过程中行为表现等 7 方面来确定生态旅游者细分类型的基本特征，请见表 6。

表 6 生态旅游者细分类型基本特征比较
Tab.6 Characteristic comparison among ecotourist segmentation clusters

类型	细分类型名称	特征因子						
		环境意识	环境责任	参与状态	参与程度	环境解说	居民利益	行为表现
I	友好型生态观光群	绿色意识	无	自觉,不作为	局部,表面	中等	中等	生态保护
II	破坏型生态观光群	人本环境论	无	被动,消极	破坏行为	无	无	生态破坏
III	真实型生态旅游群	生物中心论	强烈	积极,主动	深入,全面	一般	强烈	生态保护,生态教育
IV	偶尔型生态旅游群	浅显的生物中心论	中等或表面	自觉,作为	局部,表面	强调解说	中等	生态保护
V	可持续旅游旅游者群	可持续理念	中等	积极,主动	局部,全面	中等	中等	生态保护
VI	伪生态旅游旅游者群	伪环境论	表面	消极,被动	初级,表面	表面	表面	不作为

4 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湖南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为研究对象，从旅游者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两维尺度来细分生态旅游者类群，研究结论归纳如下：

（1）从旅游者环境态度上看，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者可以划分为生态观光旅游者、严格生态旅游者和一般生态旅游者三类旅游者群，这个与其他学者对生态旅游者的划分基本一致。其中生态观光旅游者为27.9%，生态旅游者占72.1%，表明来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游览的旅游者整体环境态度较高，具有较好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2）从旅游者环境行为上看，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者可以划分为环境友好型和环境破坏型两类，两者分别为47.1%和52.9%，表明来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游览的旅游者中超半数表现为不友好的环境行为。

（3）从旅游市场结构上看，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者可以划分为友好型生态观光群、破坏型生态观光群、真实型生态旅游群、偶尔型生态旅游群、可持续旅游群和伪生态旅游群6 类。其中，可持续旅游群仅占28.2%，生态观光群高达56.6%，中间型（偶尔型生态旅游者）为15.2%。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旅游市场仍然是一般生态观光旅游为主，生态旅游为辅的格局。

针对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者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现状结合旅游景区经营与管理，提出 3 方面建议：①加强细分市场研究。本文仅从旅游者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角度来考虑景区的细分市场，根据国内外对生态旅游市场划分的研究还涉及到旅游

者的人口学特征、旅游花费、旅游动机、旅游行为表现等众多因素,进一步细分景区的生态旅游市场,更加确切地了解生态旅游市场的构成状况,在旅游景区管理中做到有的放矢。②强化景区环境解说。旅游者目前对生态旅游的了解较为浅显,还停留在生态环境旅游的阶段。在了解各个生态旅游细分市场特点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解说媒体传播生态旅游知识,让旅游者真正切实理解生态旅游不仅是一种旅游产品,而且也是一种哲学思想,一种科学研究。③提高旅游者管理水平。上文研究发现来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游览的旅游者环境态度较好,但是旅游者环境行为相对较差,可能旅游者脱离了受到压抑的世俗环境后,某些对环境不友好的行为就会出现。景区在提供给旅游者了解自然、体验自然和享受自然的机会的过程中,通过既可以让旅游者感知到,又不会使其丢面子的方式来影响旅游者行为最好,实现景区的资源、旅游者与管理机构之间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李燕琴,蔡运龙.北京市生态旅游者的行为特征——以百花山自然保护区为例[J].地理研究,2004,23(6):863 - 874.
- [2] 李正欢,李祝舜.生态旅游者生态行为的意识层次[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4,20(3):231 - 233.
- [3] 王群,陆林,章锦河.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旅游者统计探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14(6):72 - 76.
- [4] Weaver, D. Asian ecotourism: patterns and themes [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2, 4(2): 153 - 172.
- [5] Lindberg, K. Policies for Maximizing Nature Tourism's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M]. Washington, DC: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91.
- [6] Fennell, D. Ecotourism: An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7] Pearce, P. and Moscardo, G. Understanding visitor plans for, visitor expectations of and visitor reactions to the Wet Tropics World Heritage Area [R]. Townsville, Australia: James Cook University, 1994: 12 - 56.
- [8] Chapman, D. Ecotourism in State Forests of New South Wales: Who Visits and Why? [R]. Sydney: State Forests of New South Wales and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1995: 78 - 90.
- [9] Palacio, V., & McCool, S. Identifying ecotourists in Belize through benefit segmentation: A preliminary analysi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997, 5(3):234 - 243.
- [10] Diamantis, 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K's ecotourists[J]. 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 1999, 24(2): 99 - 102.
- [11] Weaver, D., & Lawton, L. Overnight ecotourist market segmentation in the Gold Coast hinterland of Australia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2, 40(3): 270 - 280.
- [12] Kerstetter, D., Hou, J., & Lin, C. Profiling Taiwanese ecotourists using a behavioral approach[J]. Tourism Management, 2004, 25(4):491 - 498.
- [13] Tao, C., Eagles, P., & Smith, S. Profiling Taiwanese ecotourists using a self-definition approach[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4, 12(2): 149 - 168.

[14] Weaver, D. Comprehensive and minimalist dimensions of eco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5, 32(2):439 - 455.

[15] Swain, M., & Swain, M. An ecofeminist approach to eco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 2004, 29(3): 1 - 6.

[16] Eubanks, T., Stoll, J., & Ditton, R. Understanding the diversity of eight birder sub-populations: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motivations, expenditures and net benefits[J]. Journal of Ecotourism, 2004, 3(3): 151 - 172.

[17] 钟林生, 石强, 王宪礼. 论生态旅游者的保护性旅游行为[J]. 中南林学院学报, 2000, 20(2): 62 - 65.

[18] 黄震方, 陈志钢, 张新峰. 国内外生态旅游者行为特征的比较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 2003(12): 71 - 73.

[19] 石金莲, 李俊清, 李绍泉. 北京松山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客源结构调查研究[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2(1):45 - 48.

[20] 肖朝霞, 杨桂华. 国内生态旅游者的生态意识调查研究——以香格里拉碧塔海生态旅游景区为例[J]. 旅游学刊, 2004, 19(1): 67 - 71.

[21] 钟洁, 杨桂华. 中国大学生生态旅游者的生态意识调查分析研究——以云南大学为例[J]. 旅游学刊, 2005, 20(1): 53 - 57.

[22] 黎洁. 我国生态旅游者特征与激励因素研究——以陕西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J]. 经济地理, 2005, 25(5): 720 - 724.

[23] 李燕琴. 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行为特征的比较——以百花山自然保护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07, 27 (4): 665 - 671.

[24] 李燕琴. 一种生态旅游者的识别与细分方法——以北京市百花山自然保护区为例[J]. 北京大学学报, 2005, 41(6): 906 - 917.

[25] 武春友, 孙岩. 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及其关系研究的进展[J]. 预测, 2006, 25(4): 61 - 65.

[26] 郭彰仁. 游客态度之观点探讨公园不当行为管理策略——以台中市为例[D]. 台湾: 东海大学景观学系硕士论文, 1998: 28 -62.

[27] 罗明春. 生态旅游概念内涵辨析[J]. 中南林学院学报, 2003, 23(6): 25 - 27.